



寫給孫兒的博客

尚政 口述 麗環 記錄

王尚政家族博客網【月眉池6號】：

<http://hk.myblog.yahoo.com/YMC-6>

~ 目 錄 ~

小 序	3
一 · 淡然忘我	4
二 · 美制的「理性」-VS-東方的人情	6
三 · 出洋丑二則	8
四 · 喜見園裡的瓜兒日成熟	11
五 · 安公的話	12
六 · 安公還有話說	13
七 · 我是個有福的老人	14
八 · 珍惜點點生機	16
九 · 「夢」遊紫禁城	18
十 · 附錄(聞爾)：三聯書店第一號股東	21 - 36

小序

如今香港人家庭稍寬裕的，都把孩子送到美、英去讀書留學。這自是符合現代潮流的。只是有一點，讀書留學的路是否可以放更寬些？倫敦、紐約固然好，巴黎、柏林、羅馬亦各有千秋。

中國如今也上了一層樓，科技、經濟、國力……都顯出自身的特色。而我們固有的歷史、文化、哲學、軍事的底蘊，更值得我們繼續去開發、挖掘。

我的一群孫兒們最近一窩蜂的跑去美國讀書，卻沒有一個報讀國內大學或落戶的。這是我同他們商榷的地方。

我希望他們會有人認同我的看法。

寫給孫兒的博客

尚政口述 麗環記錄

作者：王尚政

出版日期：2008年10月

出版：香港文學報社出版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土瓜灣下鄉道36號華強大廈2字樓B座

電話：(0852) 2330 5870 傳真：(0852) 2364 2320

印刷：友利印刷有限公司

本數：1000本

地址：香港九龍土瓜灣木廠街36號聯明興工業大廈3字樓B1-B3室

電話：(0852) 2711 9283 傳真：(0852) 2760 7224

ISBN：978-962-962-263-3

定價：HK\$ 2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淡然忘我

人到了八、九十歲，時常視覺差了，聽覺也差了，更嚴重的是記憶也沒了，剛剛說過或者做過的事情，一下子忘了，這已接近生理上的痴呆，是可怕的，藥物的治療效果不是很大。

我要說的是心理上的淡然忘我。那主要是人生的修養進入一個深遠的老年的階段：無敵我、無恩仇，無人生的賺或虧，無太多的人生計較……等等。所謂「無」，不是真正的無，是以「無我」為前提的。無了我，這敵我恩仇，賺或虧等等都得重新理解、安排和接受。這叫心理的大變化，這叫人生觀的大變化。

今天是2008年8月24日，是奧運的閉幕日，我首先想起的是奧運會的賽場上格魯吉亞和俄羅斯兩個國家的射擊手同站上了奧運會領獎台，透過親切的擁抱和親吻，展現了真正「和平第一」的奧運精神，各國選手更表示：人和人之間不應該有恨！

今天我又想起了，1981年11月中國女排七戰連勝，在日本首次奪得世界杯冠軍；在前捷克八戰八勝，第五次奪標，獲得「五連冠」稱號。

我知道「五連冠」中實力最強勁的球員是扣殺精確的郎平，有「鐵郎頭」之稱。如今卻是美國女排教練。在她領教的美國女排，一次又一次打敗了中國女排。郎平呀，難道我們能對你有一點恨嗎？

2008年京奧出現了新水怪輝比斯，他是個游泳天才，比賽時輕易比對手超前半個甚至一個身位，蝶式、蛙式、自由式、背泳樣樣皆精。幾十年前美國水怪史畢茲亦稱讚這個新水怪，指他少

說話多做事，冠軍便在望了。輝比斯實力似有超越史比茲之勢。他們都是世上少有的游泳天才，他們都可以如此互相稱喜，互相扶持呀！這就是天才對天才的應有度量！

以無敵姿態取得本屆男子羽毛球單打金牌的林丹，在出席一次「奧運金牌精英大匯演」時說出了心底話：「我不喜歡『超級丹』的稱號，沒有人能永遠拿金牌……。」

再說一個份量沒有那麼重的陳燮霞，女子48公斤級金牌得主，但她卻是我國51塊金牌的第一個，好彩頭呀！

所以說人生的修養要能達到這樣的境界：無敵我、無恩仇，無世俗的、人生的賺或虧……。所謂無，是以無我為前提的，這要有多麼高的修養水平！

這時候，我聽見我的三歲小孫兒在唱歌似的說話：我喜歡郭晶晶吳敏霞阿姨，她們跳水姿勢多美呀！

這是三歲小孫兒評價和讚美呀！三歲呀！



08年7月與孫兒們合照

美制的「理性」VS 東方的人情

七月中我們和孫兒們有個聚餐會，過幾天疏影孫兒就先回美國紐約上班去了；然後八月初至八月底，睿、簡、疏林也分別飛去美國各地上學去了，如睿的母親驚鶯寫的「美麗的蝴蝶一只只飛走了」。

我的印象他們和過去上京考試一樣，是去美京應考的。當然現在的考試是現代化，多樣化的，但本質卻有相同之處：都是為了飯碗、前途、個人名利……，卻少了一點中國的人情味，道德和情操，正如媳所寫的：「幾乎所有美國大學寄宿『條規』是：遇上長的例假，比如說感恩節、聖誕節、元旦新年或寒暑假期間，學校的宿舍一律關門，所有寄宿的學生不管你是不是本地人，是否有『家』可歸，都必須『捲鋪蓋』走人，直到學校節後復課才能返回。」於是睿把所有的「家當」寄放在朋友處，只身飛到紐約，打算和疏影、姐姐一起過中秋節，並打發這段「無家可歸」的日子……（請注意：從洛杉磯飛到紐約是要飛半個美國呀！）

小簡很有禮貌地提前幾天跟自己的那位房東女士通報了自己弟弟要來紐約小住的事，得到這位大學女教授的回應是：沒問題，但只能在周末才允許在小簡的房間裏免費留宿，否則必須多交幾百美元的額外租金……。

疏影拍著胸脯說：那有甚麼，住我這裏好了……。三人還約

好了第二天晚上去唐人街吃飯，慶祝中秋。哪知道公司忽來電話：召他回公司加班。那晚上，正是美國金融大海嘯的前夜。

這樣，睿睿和姐姐只好過著一個沒味的中秋了。

再說另外一個孫兒的遭遇。8月28日疏林在香港滿懷信心的要飛到美國賓州的寄養家庭，他思想充分準備著：吃苦，任勞任怨和美國的新家庭結合在一起。自然他決不會忘了舊的父母兄弟，他盤算好了，要和家裏幾天通一次電話和電腦聯繫，也早就準備好一切通訊工具。沒料到進門的第一聲，寄養女主人就下了命令：你在我這裏好吃好住，但要遵我的規矩；一個禮拜只給你一個鐘頭的時間和家裏通話及上網，別的時間就別分心。說完就要疏林把電腦和手提電話交給她。

這一招卻是疏林做夢也沒想到的。好在學校就上課了，交了新同學，新的事物，也參加了學校的足球隊。自然他不能忘了和家庭的聯繫，就是寫日記把他的見聞和思想寫下來。他把這些日記交知心的同學，請他們代轉發。其中疏林在日記裏這樣寫著：「我有幾晚發夢都是回到香港的時刻，以前覺得討厭厭悶的，現在變得日掛夜掛……。」

這就是我的孫兒們在美國各地的遭遇。他們對這些遭遇沒有什麼怨言，甚至甘之如飴，以為這是人生歷煉的必然。我老人家同他們不同的感受，以為他們，與其在外過著飄泊渺茫的歲月，不如回來故鄉，以新思維發掘故土的文明。故土文明，淵博深邃，哲學、文學、軍事、經濟……，孫輩們再來一連攻打都不嫌多的。

未來歲月會幫安公作出論斷。

2008-09-27

出洋丑二則

在家庭聚會上，兒孫們講了一些外出旅行的故事，恍聽起來頗為捧腹，細想一層又不覺悲酸。我今年85歲了，雖耳尚聰，目尚明，但腳已不能走，手已不能寫，唯有一邊口述、一邊請老伴筆錄，試將兒孫們一鱗半爪的故事重現出來，供眾人玩味一笑。

一則，四兒聞爾從美國探親回來講的：

「那天，我走在下曼哈頓百老匯大街上，位置就在聯邦大廈靠近市政廳公園。前面一個中國人搖晃著身子走來，一邊大聲對著手提電話喊：哈囉！哈囉！（發音真的是ha luo）近前，撞見我這個黃皮膚的，也不理我懂不懂他說的話，忽然伸出一隻手臂，把那個手機遞給我，說：『你跟他講，你跟他講，告訴他這裏是哪裡。』我駐足，愣了愣反問：『跟誰講？』

『911，已接通了。』他加思索答道。

『什麼！——什麼急事？』我驚訝地瞪大眼睛問。

『我腳很痛，走不動了，叫他們派救護車過來。』他若有其事又帶命令的口吻說道。

『你——！你……！』我一時口拙，竟答不出話來。稍回神，說：「你不知道911是美國急救中心號碼嗎？只有出事故、大災難才打的嗎？」

他眨著眼半天，「呀」了一聲。

另一則，是孫女小簡經歷的：

那一天，小簡從岷尼拉搭宿霧航空公司的班機回香港工作，原定晚上七時起飛的，卻一拖再拖，說是前面有架飛往上海的班機出事故了。那晚小簡直到半夜才抵達香港家裡。第二天還一肚子氣，打電話給岷尼拉的父親。父親告訴她：報紙都登了那則「事故」了！

原來，那架航班載有一隊三、四十人的大陸旅遊考察團，他們遊罷宿霧、岷尼拉，精疲力盡上了飛機，原本各就各位了。這時有個團員發現一個靠窗的、前面沒有遮擋的、可以大大咧咧伸直大腿睡覺的座位還空在那裡，便殷邀他們的領導坐到那里去。領導的屁股剛坐定，有位穿制服的空中小姐走過來，輕聲而禮貌用英文問了他一句什麼，領導搖搖頭。空姐再慢慢的、一字一句的向他解釋：這個位置是緊急出口處，坐在這裏的人必須懂得聽和說英文，因為萬一有事，必須配合機長打開艙門疏散乘客……。先生您需要與一個懂得英語的乘客掉換一下座位。

領導一開始怎麼也聽不懂空姐在說什麼，但隨著空姐的手勢、表情，加上後面有人用中文補充了一兩句，他終於聽明白了。領導正一正身子，很快重新坐定下來。他認為這個位子既然坐下來了，就不可以隨便調遷，這是個有關國體的原則。忽然，他猛地轉過頭來，對著空姐，用中文大聲地反問道：「是誰規的定，只有懂英文的人才可以坐在這裡？！」說罷，臉又朝向窗外，擺出一副我自巍然不動的堅定姿態。

艙內一片嘩然。空姐無奈立在那兒。

良久，那位插過話的先生站起來，既用英文同時又用中文對空姐和領導喊道：「我兩種語言都行，調個位置吧！」然而，領

導認定這是個原則性問題，堅決不讓。

就這樣，僵持了一兩個小時。

最後，上來幾個機場刑警，要求那位領導下機。這下可觸動了三、四十個團員的民族自尊心，全體起立，義憤填膺又理直氣壯的擁著領導一起走下飛機，要去跟機場當局好好理論一番。隨著他們離開，機艙門咯的一聲重新關上，這架延誤了幾小時的航班終於昂頭起飛了。

據說，當晚這三、四十人不得不每人再掏出二千多元買了另一班飛往上海的機票，否則得在岷尼拉多呆一晚酒店，第二天更要額外繳交一筆簽證過期的罰款。

可憐我的簡簡延了幾個鐘頭才到家，隨便吃了兩片麵包，就開始備課到深夜。

2008-03-19



喜見園裡的瓜兒日成熟

我的孫兒疏林參加交流生去美國寄養家庭，已一個多月了，那是個人地生疏，舉目無親的新環境，我常叨唸他們的親生父母多狠心，把自己的兒子拋到美國一個山野人稀的地方。但我最近讀到疏林每天寫的日記，卻如在園中看到瓜兒漸漸熟了的高興。他在九月十一日（正是美國的九一一幾周年災難日）寫了一則日記：他參加宗教的紀念儀式，在參加唱歌的那一瞬間，他感受到了一種歡樂，並抒發他對宗教的深切體會：是的，不單止基督教，其它所有宗教，其實就是一種儀式，一種方法，把人們召集在一起，分享他們的思想情感，抒發他們的喜怒哀樂。通過分享與抒發，每個人最終像「獲得聖靈」一樣的舒暢。這或許正是宗教的真諦所在。

我從小在金井教會學校讀小學，後來也讀一年泉州教會培元中學，卻從來不信教。年紀大了，記起來一件事，聽說：老教友劉友貞和我的親家姆聚首傾談的時候，曾約定要來帶我去參加他們的宗教活動。後來沒成事，卻是好事。他們不知道我雖然不反宗教，但在我生病或不如意的時候，會在半夜三更咒罵上帝，咒罵天公祖。其實我這無神論者，對於上帝和天公祖沒有認真的研究過，比起疏林的體會可是差了一大截。

我高興，我見到園裡的瓜兒日漸成熟了；我希望，我見到兒子和兒媳婦們，苦心培養他們的兒子們成功！

2008-10-08

安公的話

在一個家庭夜宴上，我驟然發覺，我有這麼多孫輩！他們都是在外讀書放假回來，難得相聚一堂，他們在一起支支喳喳地講著「洋涇濱」，好親熱的樣子，兒輩們竟沒有多少插話的餘地。孫輩們來自英國、美國，互相交談著各地風俗民情和書情，談笑風生地把老人們、大人們都置一邊不管了。

我安公多少還見過一些洋世面，但在這些道地俚語俗語前面，一時也插不進甚麼話。這時最大的孫兒遲遲來到，坐在我旁邊的安媽忽然用普通話問道：你的女朋友怎麼沒跟你一起來？大孫兒依依呀呀用港式的普通話回答。這一下子空氣突然轉變，「洋涇濱」暫時停下來，讓路給普通話。但是普通話並不盛行，倒是兒子媳婦們活耀了起來，說著各種語言了。

聽他們說，過兩三天孫兒們都要各走各的路，到英國、美國上學去了。我不禁想起來，當年我回國參加革命，一心一意聽組織的話，一個地方一蹲就是幾十年，哪有甚麼留學呀、碩士呀、博士呀……。那時我們經歷的正是一個閉關鎖國的年代。但忽然我悟到一點，我們這麼多孫兒竟然沒有一個報讀中文大學的！呀！我搞寫作幾十年，我們有兒子也念過北大中文系，我們的媳婦從小就讀了很多中文小說，中文底子很不錯，這幾年來還有很多寫作的實踐……。但是這些不能傳下來一點甚麼嗎？我認為這是我們教育大方向的失敗。我以為孫輩們會有所覺醒，自己努力去補回這個缺憾。會的，他們會做到。我可能作了一個不合時宜的發言！

安公還有話說

安公年齡夠大了，但還沒至於進入渾然全忘的歲月，記得早兩年我力推的孫輩作品：疏林寫他和哥哥分別的離情，允瑜調侃她父親的生動文字，還有她哥哥兩句奮發圖強的發言……。不用說較早有睿的幾首較為成熟的詩了。當時我是早有感觸的，很為孫輩們的萌芽點滴深深高興。

幾年後，我們孫輩們在一起聚宴，我卻遽然發現孫輩們正在走一條我不熟悉的路。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全體。他們歡歡喜喜走著父輩們給他們安排的路，這條路通往洋碩士，洋博士，但卻沒有我喜歡的中式碩士，博士。說王家孫輩們都還在求學階段，說他們距離選定某種職業和定居方向還早著呢……，我以為這是自欺欺人的說法。不是嗎，你們早給他們安排好了一切。呀！我以為睿會成為較成熟的詩人，他卻在沉迷著痴呆學（我絕不是說，專業和興趣是要一成不變的，而是不贊成把它當玩兒的丟來拋去）；我以為疏林會送去甚麼紅樓閣深造，他卻遠涉重洋飛去美國一個邊遠小鎮當交流生；我聽說允瑜也叨念著不去倫敦，而要紐約了；至於簡，丟掉現成的玉飯碗不要，卻要去哥倫比亞大學捧金飯碗方肯罷休……。這就是安公在一群支支喳喳，朝氣逼人的孫輩們看到的遠景，我能不多叨念兩句嗎？！

2008-08-07

我是個有福的老人

我是個有福的老人。

打開高清的電視
我看到了數千里以外
四川映秀鎮倒塌的
瓦礫樑柱
和那站在樑柱縫間輕聲呼喚著
丈夫名字的妻子
沒有眼淚
只有錐心的痛。

我是個有福的老人。
打開五彩的電腦
我看到媳婦和兒孫們
拍下一千里外
我們曾經下放過的鄉村
戴著招漂帽的老書記
滿面皺紋的老農
兒子童年玩伴和他如今抱著的孫子……
我又認出了
那三十九年前住過的大隊部
前面一棵龍眼樹和一片水塘



我聽說，鄉親們仍熟稔的喚著「老王」呀！

我是個有福的老人。

在故鄉晴和的天空下

聚會了我們國內的所有親人

還有那麼多故交的手伸向我

逐一述說昔日的崢嶸歲月稠

似生疏實親切

我怎生受得這般深這般長的情啊

我這有福的老人！

我是個有福的老人。

雖然腳不能出門

還能和千里外的世界相連著

聽到汶川姑娘在

為家鄉重建進行爆破而喜且泣

看到當年下鄉的鄉親們

為今日生活的變好無比歡欣

還有呀，還有這麼多故交的手

我今年85歲了

覺得還幸福地生活在人間。

2008-06-05



珍惜點點生機

——從一小盆蘭花說起

年年靠近年關的時候，我家客廳裡總有二、三盆盛開的水仙花，婀娜多姿，滿室生香。那水仙花本是我家鄉漳州地區特產，有金盞的、百葉的，還有數不盡的傳說，所以離家別井來香港定居二、三十年了，還是捨不得這水仙花的記憶。但是今年客廳里卻不見了這婀娜多姿滿室生香的水仙花，代替的是一盆淡著素雅的蘭花。

這是快一年前的事了。有一天，我們的大媳婦開著新車帶我們去維多利亞公園看花展，式式樣樣的蘭花惹人喜愛，臨走時買回來一個小小淺灰色的花盆，長著七個可愛的葉子，主杆上開著兩朵淡雅的蘭花。把玩過個把月，花就謝了，所以印象也不深。按照一般規則，把花盆丟了，也就了了一件事。但這時我們女主人看到七片葉子尚幼嫩青翠，動了惻隱之心，繼續把它供養在窗台前。每周澆一次水（怕它太多水會受不了），妙了，在舊根部，竟然長出幾條青色的籐根，隨著日子越長，長得越高，迎風擺弄。數一數，竟有八根。它們不著地，就懸空活著。慢慢地在兩支主杆上闖出三支新苗，不久，每支新苗又各長出兩朵花蕾。啊！這時我們覺得這盆小小的蘭花可能重拾它的生命！啊，這時我們才聽朋友說，這是洋蘭，是從數千里外爬山跨海過來的呀！